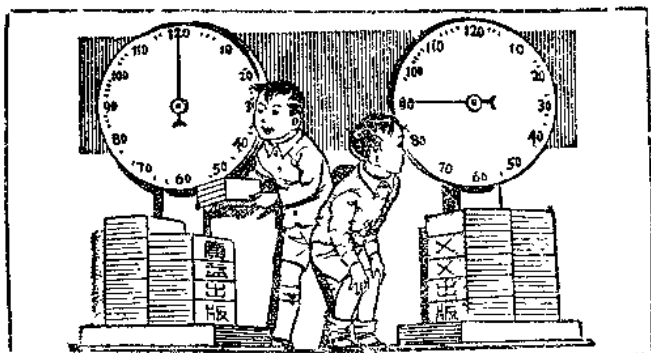


宋史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 較比賜請 美優質品 否是 書各款出局款 ▶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宋史演義 全書一冊

實價 二 元

〔外埠酌加郵費〕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者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

廣州 漢口 重慶
長沙 南昌 成都
北平 開封 舊縣
廣益書局

發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序

中國舊小說中含有歷史性質者。列國三國兩志尙已。其下則以記兩宋事者爲最多。如飛龍傳。紀太祖開國事業者也。包公龍圖等公案。紀循吏事跡者也。楊家將。紀戰功者也。水滸傳。紀盜賊橫行者也。說岳傳。紀南渡中興者也。七劍十三俠。紀俠義者也。雖描摹盡致。各極其妙。類皆就一時一事言之。不免借題發揮。嚮壁虛造。固已登之甄瑜。膾炙人口矣。然吾以爲有宋三百數十年。其所以由統一而偏安。由偏安而滅亡者。非有荒淫之主也。非有暴虐之君也。獨奸佞貪黷之臣。代不絕書。自檜以下。固可無議。卽開國元老如趙普者。亦且歆於一身之榮利。鑄其君於大錯。其餘概可想見。然返觀所謂飛龍傳諸書。儕太祖於一勇之夫。而一代之興衰。諸臣之賢奸。大抵略而不書。其能筆而記之者。僅水滸傳一書。似爲當時政治不良而作矣。然叙及當道之貪婪。亦不過旁敲側擊。初未嘗顯斥其非。豈其明於此而昧於彼耶。抑當專制時代。官權伸張。恐物傷其類。遭在位之忌耶。未可知也。余不揣譾陋。以爲觀小說如觀戲然。苟不窺其全豹。終覺枝枝節節。不能融會貫串。有本有原。又以趙宋一代。去今未遠。較易明瞭。爰取其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勒爲一書。而於僉壬誤國。尤三致意。雖共和肇造。君臣之說。已不適用。然旌別淑慝。用人之道。理不外是。卽以小說論。亦可使讀飛龍傳等書者。觸類旁通。未嘗補鑿。閱者略知梗概。且可借此辨別事之真僞。不致爲稗官家所欺。則非特爲小說家之益友。實亦讀正史必涉飛龍傳等書者。略知梗概。且可借此辨別事此。

附

誌

方今文化日新。文學之範圍日廣。若古本說部諸書。文義顯明。流傳既徧。因勢利導。足以灌輸社會。促進文化。故新舊說部。在今日文學界中。實爲需要。惜乎一般刊本。字句舛誤。繡像俗陋。且將內容刪割割裂。藉此減縮篇幅。貶價出售。漁利競爭。誑騙讀者。莫此爲甚。本局深恨此種行爲。願以闡揚文化。提倡普及教育。爲出版業之天職。故於刊行古本說部諸書。莫不整理精細。考究完整。實事求是。向爲讀者所贊許。本局以優美之書籍。取最低廉之代價。原爲助導文化。推廣流通。區區之忱。惟希公鑒。

宋史演義目錄

第一回	驚紅光趙氏產香兒	示識文點檢作天子	一
第二回	加黃袍宋主受周禪	藏金匱太后授遺言	五
第三回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趙平章圍爐陳至計	一〇
第四回	發汴京全斌伐蜀	破劍門孟昶迎降	一五
第五回	劉鋹反覆終長降王	李煜知機白撒帝號	一九
第六回	降吳朝越四海同風	燭影斧聲千秋疑案	二四
第七回	殺弟姪趙普媚主	伐契丹曹彬喪師	二九
第八回	楊業一死報君恩	寇準片言定儲位	三三
第九回	盟澶淵契丹索歲幣	幸承天首善降天書	三八
第十回	玉清昭應大動工程	社首泰山實行封禪	四二
第十一回	司命神共享太廟	花鼓女正位中宮	四七
第十二回	改皇陵王曾劾奸黨	惑女巫丁謂貶崖州	五二
第十三回	雙美人禁苑共拈酸	兩秀才酒樓欣遇合	五七
第十四回	任福捐軀一門忠孝	富弼奉使兩國調和	六一
第十五回	元胥令節變起宮闈	鉅鹿郡公入承大統	六六
第十六回	肆離間兩宮生嫌	議追崇盈廷聚訟	七一

第十七回	條例司紊亂綱紀
第十八回	流民圖鄒俠進忠言
第十九回	詩爲傷時東坡入獄
第二十回	廢新法司馬光盡瘁
第二十一回	議論進婕妤與厭魅
第二十二回	崇慶宮火焚廢后詔
第二十三回	報私恩黃門擁旄節
第二十四回	講內經道士謁正殿
第二十五回	平方臘董貫冒軍功
第二十六回	王黼主和利權盡喪
第二十七回	郭藥師投敵作鄉導
第二十八回	主和議庸臣誤國
第二十九回	保神京乞丐成軍
第三十回	王時雍提議立邦昌
第三十一回	任黃汪忠言遭棄蔽
第三十二回	變生肘腋內禪魏國公
第三十三回	達賁謀和縱秦檜
第三十四回	助親征趙鼎定計

青苗法騷擾黎元	七六
手實法惠卿初得志	八一
鑑成資治君實還朝	八六
議紹述李清臣逢君	九一
黨諷元祐陷忠良	九六
端禮門石刻黨人碑	〇一
崇道教白晝降天神	〇六
唱小曲宰相舞深宮	一一
助女真王黼開邊衅	一六
張穀兩首將士離心	二一
李相國守汴拒金人	二五
墮奸謀強敵臨城	三一
詣青城皇帝進表	三六
尼瑪哈歸途攜二帝	四〇
棄江淮大局定偏安	四五
地割河南另立大齊帝	五〇
吳玠力戰拒烏珠	五七
致中興韓岳立功	六一

第三十五回	失負嵎劉豫被廢	壤長城秦檜肆奸	一六六
第三十六回	致寇召兵湯思退誤國	正心誠意朱考亭匡君	一七〇
第三十七回	納李后宮閣生嫌隙	禪嘉王宰執定大計	一七五
第三十八回	趙汝愚被害抱沉冤	韓侂冑貫盈遭顯戮	一八〇
第三十九回	彌遠矯詔易皇子	孟珙聯兵滅金邦	一八四
第四十回	蒙古主興師問罪	賈似道諱敗爲功	一八八
第四十一回	以去要君入主下拜	平章軍國宰相尋歡	一九二
第四十二回	逃維揚似道失勢	破臨安帝昀降元	一九七

宋史演義

第一回

驚紅光趙氏產香孩

示讖文點檢作天子

天地之大德曰生。照這樣看起來。天心是最爲仁愛的。長此有治而無亂。豈不好麼。無如世界上的人心。靜極思動。逸久思淫。乃不期然而然之理。所以天心亦不能不隨之轉移。有春風之和煦。卽有秋日之肅殺。以應之。有光風霽月。卽有雷霆水寇。以隨之。卽如水火刀兵盜賊疫癘。所以戕賊人之生命者。不知凡幾。宜乎人類滅絕久矣。然而生齒日繁。民族愈衆者。則以天地仍以好生爲心。有一害必有一利以解之也。卽如天下大勢。治久必亂。亂久必治。總算起來。還是治多亂少。如今閔言少叔。且說五代的時候。土地分裂。篡弑相尋。禍亂也。算是無以復加了。天却於禍亂開始的時節。早生一撥亂反正之人。以爲長治久安之預備。這不是個憑據嗎。這時候乃是後唐李嗣源在位。涿郡地方。有一家姓趙的。乃是歷代仕宦人家。傳到趙弘殷這一代。娶妻杜氏。仗著祖宗有些遺產。自己又在營裏弄了一個差使。夫妻二人。倒也過得優遊自在。到了天成二年。因爲奉了軍書。帶著家眷。搬到洛陽夾馬營居住。恰好夫人杜氏。身懷六甲。便在夾馬營裏。養了一個兒子。小兒落地的时候。紅光滿室。異香繚繞。過了幾天不散。左鄰右里的人家。都當是失了火了。嚇得都來看視。後來曉得這是趙家養了兒子。都說這孩子。將來非同小可。便把這地方。改名爲香兒營。以留紀念。弘殷夫妻兩個歡喜。自不待言。當下給這兒子。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匡胤。小名便喚做香孩兒。說也奇怪。弘殷自從得了這兒子。家業也日就興旺起來。到了後周郭威在位。弘殷陞到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匡胤也漸漸長成。生得相貌魁梧。度量雄偉。見了的都說他將來功業。未可限量。匡胤到了二十歲上。兵法嫺熟。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正遇着朝廷招募內府禁軍。弘殷便替他報名。補了一名宿衛。匡胤當差。格外勤謹。事出人頭地。此時周太祖已薨。世宗新卽位。處處延攬人才。見了他。狠爲歡喜。這年三月。裏北漢主劉崇趁著周有

大喪。世宗年少。興了大兵來伐。世宗大怒。親自督兵抵禦。便帶了匡胤同行。到了巴公原地方。與漢兵相遇。北漢主有遼軍幫助。軍勢甚是利害。戰不數合。周兵漸漸退却。所有帶來幾員大將。樊愛能何徽等。均已引兵逃遁。其餘馬步千餘人。均已解甲降漢。世宗見事不妙。只得親冒矢石。支持督戰。匡胤跟在後面。向同列諸人說道。主上危在頃刻。我們就這樣看着他不成。俗語說得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正是咱們出力的時候。快些上前要緊。衆人聽了。俱各奮勇上前。匡胤又向大將張永德道。敵兵雖然強盛。遇着小勝。已經趾高氣揚。古人說的。驕兵必敗。不難一鼓而破。請將軍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這裏帶兵居東爲右翼。兩面夾攻。可望轉敗爲勝。國家的安危。就在這一舉了。張永德見他一個新進末弁。居然有這見識。有這忠心。倒也很是難得。而且在這個時候。除此也更無別法。只得依了他行事。把現有的軍隊。每人分了二千。一同進戰。匡胤四馬當先。殺入敵陣。士卒跟隨。個個死戰。真是一人當百。十人當千。這枝生力軍。北漢如何抵敵得住。士卒望風披靡。敗了下去。追至高平。殺得尸橫滿谷。血流成川。遺下輜糧器械。不計其數。俱爲周軍所得。最好笑的是樊愛能何徽兩人。前因偶然小挫。首先逃命。不知躲在那裏。如今聽說大軍得勝。又想出來邀功。當晚世宗在宣平紮營休息。兩人揆進帳來參賀。世宗冷笑了一聲。兩人自覺沒趣。只得下來。世宗想要把兩人在軍前正法。以振軍令。又因爲他們都是宿將。不忍動手。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恰好張永德進見。便把這事和他商量。永德奏道。這事何難決斷。樊愛能何徽平日日本無大功。靠着國家恩典。冒領節鉞。今又見敵先逃。若再姑息。何以服衆。自然是請陛下早正軍法。但臣今此來。尙非專爲這事。實欲爲陛下賀得人之喜。今日之事。所以能轉敗爲勝。都是趙匡胤一人的功勞。據臣看起來。這人智勇兼全。忠誠可靠。方今天下擾攘。陛下既然有志削平四海。非重用此人不可。世宗道。朕亦久有此心。卿言正合吾意。次日世宗升帳。先把樊愛能何徽同他所部將領統共七十餘人。傳了進來。當面數落了一番。使他知罪。然後喝命推出正法。將首級高高掛起示衆。一班驕將惰卒。見了無不毛骨悚然。又叫趙匡胤走近御座。着實撫慰。獎勵了幾句。擢陞殿前都虞候。一同班師回朝。

從此日加親信。遇有要政。悉心委任。再說世宗回到宮中。鑒於前次之敗。知道左右宿衛之士。大半少年執持。很靠不住。累朝礙於情面。都以老弱充數。而且習於酣嬉。偃塞不肯用命。一旦有事。非走卽降。像趙匡胤的實屬千中取一。前次高平之役。若不是虧了他。自己早做了北漢的俘虜品了。因此便命趙匡胤親加簡閱。嚴定去取。精銳的升補上軍。羸弱的卽行淘汰。又聽說饒勇之士。多爲諸道所收蓄。詔令一概遣送來京。歸趙匡胤選拔教練。充殿前值班。因此不上幾年。精強士馬都入匡胤掌握。打起仗來。自然所向無敵了。到了顯德三年。周世宗自將伐唐。命李重進攻打淮南。李穀攻打壽州。重進大獲全勝。斬唐大將劉彥貞及偏裨咸師朗等多人。兵卒死的不下兩萬。便把淮南奪了過來。獨壽州久攻不下。世宗乃親臨城下。命諸軍四面圍打。派匡胤倍道前進。奪取清流關。使唐兵首尾不能相顧。這後唐所派守關的元帥。名叫皇甫暉。爲人膽小無能。聽說匡胤大兵將到。早嚇得魂不附體。連忙逃入滁州。下令拆去吊橋。將城門緊閉。希圖保牢性命。誰知他這裏還沒有預備齊全。匡胤騎了匹桃花馬。手提爛銀長鎗。一躍便渡過了護城河。後面跟隨的精兵。如狼似虎。不知有多少。大喊一聲。那些守門的士卒。早已屁滾尿流。四散奔逃。不知去向。單剩了皇甫暉。抬頭一看。前面坐纛旗上。明明寫着斗大的趙字。還疑是將軍從天而下。直嚇得渾身抖顫。個不住。事到其間。却也無可如何。只得大着膽子上前哀懇說道。我與將軍素無仇隙。今天這事。不過各爲其主。何必逼人太甚。可否請將軍退後一步。容我把陣勢擺成。再來交戰。我死也沒得怨心了。匡胤聽了。不覺大笑。把手裏馬鞭一指道。你快去擺來。說着早退下有一里遠近。皇甫暉得空。早鑽進城去。等了許久。果然重新披掛了出來。前呼後擁的兵卒。實在不少。大約全城精壯盡在於此了。那曉得依然不濟事。戰了不上數合。早被匡胤將陣衝破。直搗中軍。將皇甫暉從馬上生擒了過來。副將姚鳳見事不妙。想要帶着殘兵逃走。也被匡胤揮兵趕上。擒了過來。其餘的兵士。見主帥被擒。自然是棄械投降。匡胤這纔按轡進城。安妥穩穩的得了滁州。這邊得了這個信息。懼怕匡胤的聲威。也就開門迎降。世宗聞報大喜。下詔獎勵。不久便派了趙普來做滁州判官。這趙普號叫則

平。乃是幽州薊城人氏。本任永興節度使。劉詞手下充當幕僚。劉詞臨死的時候。遣表薦與世宗。極言他才堪大用。世宗召見之後。頗不以爲然。早已置之度外。現在還是范質重復提起。纔授了這個官職。趙普連忙去接任。到了滁州。自然先去拜見匡胤。攀談之下。兩人很是投機。從此使時相往來。匡胤遇着機密事。總要和他商量。又因爲他也姓趙。待的真同自己手足一般。趙普難得遇着知己。自然知無不言了。記得有一次州裏拿住強盜一百餘人。依着匡胤一齊都要問斬。趙普道。既然做到強盜。自然沒有好人。我們好在閒着沒事。何不審訊一番。使他情真罪當。再斬不遲。匡胤點頭稱是。那曉得不問則已。一問之下。十有七八都是良民。被人誣攀的一齊釋放。通共纔殺了三四十個人。一件大案便完了。匡胤更加佩服。過了些時。匡胤陞了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首先薦趙普爲節度推官。這是後話。當下匡胤屢著戰功。威名遠播。暗中推心置腹的不止趙普一人。都想來結交綽好。大約這也是當時的習慣。爲將相的。只要功高震主。位極人臣。便離篡弒不遠了。所以便有些人希冀攀龍附鳳。好像是分所當然。這也是亂世的特別現象。豈不可怪呢。再說匡胤爲人性既坦白。又最喜修飾。每逢到了戰場。他的這匹馬胸前必繫一朵大紅羽纓。金盔銀鍔。光耀鮮明。照得人眼睛不敢逼視。有些討好的。便來勸道。將軍如此。被敵人容易識別。豈不危險麼。匡胤笑道。我正爲要人認得。所以纔如此打扮。諸君不必替我就心。這天奉到周主諭旨。匡胤連忙接進來看時。原來是因爲南唐遣將軍陸孟俊等進攻泰州揚州等處。守將遁去。勢甚危急。特調匡胤帶兵屯駐六合。以防潰兵北上。匡胤奉命不敢怠慢。星夜馳到六合。下令沿途張掛。揚州兵有過六合的。捉住砍斷足骨。因此揚州守將周令坤。逃到半路上。見了告示。不敢上前。重又縮回揚州。登城固守。後來倒把唐兵打退。唐主大怒。又派其弟齊王景達領了大兵來攻六合。務要擒住匡胤報仇。景達素畏匡胤威名。渡江後離六合二十里下寨。不敢前進。匡胤手下部將。個個磨拳擦掌。要去攻打。匡胤止住道。我這邊人馬不滿二千。若一出去。彼必知吾虛實。萬萬不可。還是等他前來爲是。過了幾天。景達見這邊沒有動靜。以爲膽怯。真的殺上前來了。匡胤揮兵奮擊。唐兵大敗。計算

殺獲約有五千多人。這江死的還不在內。可憐後唐多年訓練的精兵。至此都傷亡盡了。當臨陣的時候。有一部分將士不肯上前。匡胤假着督戰的樣子。騎了匹馬。在陣前督戰。手中提了一口寶劍。見有畏縮的。便在他頭上或的皮笠子上砍上一劍。做個記號。等到第二天行賞罰的時候。叫各人持笠子來看。其得有劍痕的數十人。俱令推出斬首。從此部下軍士。再也不敢懈怠了。這年周主自將大兵出關伐遼。命韓通爲路都部署。匡胤爲水路都部署。所過地方。遼守將多舉城迎降。乃收九。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命韓令坤陳思讓兩人分別戍守。周主因勤勞得病。乃班師而回。周主爲人最爲勤政好學。雖在長途。依然手不釋卷。這天晚上紮營之後。便在御帳中點起檠燭。翻閱文書。看到三更過後。將要收拾就寢。忽在藏文書的箱篋裏面。翻出一根木板來。約有三尺多長。上面刻着點檢作天子五個大字。周主看了。很爲驚訝。將這木板拿起來。翻來覆去看了又看。究竟想不出是何來由。現在姑且不必張揚出去。我自育主意。想罷。便把這木板收了起來。上牀就寢。正是

白昔握圖原有兆。妄思人力可迴天。

要知周世宗有何主意。下回交代。

第二回

加黃袍宋主受周禪

藏金匱太后授遺言

原來周主從點檢二字。想起現在的殿前都點檢正是張永德做着。他乃是皇室懿親。又曾立過大功。很爲物望所歸。莫非是他懷着異心。這倒不可不防。木板上既然寫着點檢作天子。只要把他官階撤去。自然沒事。難道他一個投閒置散的人。還能作怪麼。至於點檢這個官缺。其也不便久懸。我看趙匡胤這個人。久典禁軍。資格相符。倒還可以勝任。況且他是我從唐衆中一力提拔起來的。受了我的厚恩。說不至辜恩負德。有什麼異志。主意已定。次日便下了兩道諭旨。一道是將張永德免職。一道便是陞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當下便去分別交替。原來這殿前都

點檢。在後周時代乃是最高級的武官。天下兵權都歸節制。非皇帝悉心倚賴的人。不容易得的。匡胤接任。滿朝文武都來賀喜。匡胤反淡淡的。毫不在意。衆人都猜不透他的心事。過了幾天。得着宮內消息。周主的病漸漸不起。傳范質等人受遺命。周主道。王著乃是我從前藩邸故人。我倘不起。可令他爲宰相。諒還不至誤事。范質等只得連連答應。走出宮門。大家笑道。王著沒有別樣好處。終日醉眼模糊。只會貪杯。果然做了宰相。豈不爲人所笑。這真是主上的亂命。我們只有把這句話隱瞞起來。不被外人曉得。就是諸人方纔到家。已報主上薨逝。羣臣同集朝堂。共立皇子梁王宗訓爲帝。宗訓此時年方七歲。朝臣加官進爵。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次年正月。朝廷忽得鎮定二州報告。說是北漢會合遼兵入寇。離境不遠。此時環瀨廷臣中有雄才大略的。只有趙匡胤。公議遣他帶領大兵前往抵禦。又派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帶領前軍先發。但因新君年紀幼小。中外人心惶惶。都疑惑匡胤將有取而自代之心。不如索性推戴了他。倒可以求個安靜。當下都中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異口同聲。都說等待出軍這天。州縣點檢作天子。百姓中有些胆小的。恐怕臨時變亂。預先都搬移行李。扶老攜幼。四出逃避。只有內廷還安然無事。毫無覺察。古人說得好。人心上應天象。轉瞬到了大軍出伐這天。正在旌旗招展。鼓角喧天。向午時分。正是烈日當空。大庭仰頭。忽然看見太陽底下。重復生出一個太陽來。中間有一層黑氣。隔著摩盪。過了許久時候。方纔漸漸散開。軍校苗訓素來懂得些天文。首先看見。指給匡胤親吏楚昭輔道。這不是天命麼。大家不必猶豫了。當晚大軍開到陳橋驛。將士都無心上道。交頭接耳的商量道。主上還是個小小孩子。乳臭未除。我們此次出盡死力。誰曉得我們的辛苦。不如先推點檢做了天子。大事已定。然後再去打仗不遲。只聽見衆口一詞。都應道好好。這個主意不錯。當下便公舉了都押衙李處耘出來爲首。與匡胤這邊接洽。免得臨時誤會。李處耘急急去找着匡胤胞弟。現爲供奉官都知名叫匡義的。和歸德掌書記趙普兩人。告知詳情。匡義趙普兩人久已曉得匡胤舉動。斷難久居人下。不過坐待機會。今日這事。諒亦不致過於見拒。不過事之成敗未可知。不能不留個退步。因此且不去報告。事成固可。

坐享其利。萬一不成。變得肚卸得乾淨。但是兵隊却不可不整備。兩人使各各部署所部。嚴裝環立。直到天明。一面派牙隊軍使郭延賞飛馬趕到京都。向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及都虞候王審琦兩處分投報告。兩人久已歸心。匡胤得信會意。俱暗暗有了準備。再說軍前這些將士。等到黎明。都明刀亮刃。蜂擁而進。直逼匡胤臥榻。匡胤趙普見了。急忙回身揭帳報告。但覺一陣酒氣撲鼻。原來匡胤上日宴會。飲酒過多。正在酣眠好睡。匡義一連叫了幾聲。纔見他打了一個呵欠。慢慢的坐了起來。睜眼一看。簾外那些將校。雄赳赳氣昂昂的都站滿了。爲首的大聲喊道。未將無主。願請太尉出來。做我們的皇帝。匡胤未及答言。不知那裏來的一件簇新的黃緞袈裟袍。早披在自己身上。想掙也掙不脫。又見門簾啟處。外面將士早團團羅拜。高呼萬歲。拜能不容分說。早後推前挽的扶著匡胤上馬。直向汴梁進發。匡胤仔細觀看。這馬也與尋常騎的馬匹不同。全用金銀鞍轡。杏黃絲轡。不知他們是幾時預備的。走了不上一箭多路。將馬勒住。向衆人說道。今日這事。半由汝等貪慕富貴而起。我有幾句話。你們如果能够服從。即便前進。否則。我不能作你們的傀儡。衆人都滾鞍下馬。齊聲說道。願聽命。但請吩咐。匡胤道。太后主上是我曾經侍奉過的。現在進去不許驚動。如果有個長短。我惟你們是問。至於公卿以下。都是我的同僚。須要加以敬禮。不許欺負他們。朝市府庫。無論有多少金銀財寶。絲毫都不准搶奪。過後我自有多重賞。若是違背了我的話。那時莫怪我無情。可也。決不能寬恕。衆人暴雷也似的答應了一聲。這纔重復上馬趕路。不上幾天。回到汴城。匡胤想起自己家中老小。深恐不知究竟。未免驚慌。先派楚昭輔搶上一站。趕到家中。將此事的詳細情節。一一說明。安慰一番。又派客省使潘美直進朝堂報信。這時候正值周幼主早朝。大臣們都在內裏商辦要政。還沒有下來。得了這個信息。都嚇得面面相覷。却是一籌莫展。有些個先已暗中輸款的。胸有定見。樂得看風勢。范質握定王溥的手說道。當時我們不該倉猝遣將。也沒有仔細審量審量。實在是我們過處。現在懊悔已遲。嘴裏說着。指爪不覺搔入王溥肉裏。幾乎流出血來。王溥却連痛都不覺得。哼也哼不出一聲。兩個首相如此。其餘更不必說了。大約總有一大半是等着拜受。

新君寵命的。只有個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雖是一勇之夫。天性却極其忠厚。匡胤在京時。也曾屢次想去結交他。他都拒却不受。心裏早已懷着怨恨。所以此次聞變。韓通早在意中。從內廷踉踉跄跄的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喊備馬。奔到教場裏。想要擂鼓集衆。出城抵禦。誰知等了半晌。沒有一個肯走攏來。直氣得他三尸暴跳。七竅生煙。好不容易望着塵頭起處。有一隊兵到來。近前看時。認得是軍校于彥昇。手持朴刀大喝道。趙檢點已經登了九五。你還不去參叩。在這裏等死。說着將刀舉起。便要砍殺過來。韓通見事不妙。自己一個人又孤掌難鳴。將馬加上幾鞭。朝家裏便跑。王彥昇那裏肯捨。緊在後面追趕。韓通逃到家中。回身想要關門。彥昇早到。一刀將門劈破。再是一刀。韓通首級滾於塔下。彥昇心猶不足。一直跑進上房。不問男女老幼。逢人便殺。可憐韓通妻兒子女。闔門殉節。也算史冊流芳了。他們這裏追殺的時候。匡胤那邊却早進了城。先登明德門。打發甲士各歸營伍。自己回到公署等候消息。手下一班親信將士先去搜着范質。窺攔了來。沒有頗做功夫。王溥等一個個也來了。匡胤見面未免有些慚愧不安。在座上流淚說道。我受先帝厚恩。正思圖報。不意被六軍逼迫。弄出這場事來。做夢也沒有想到。真是對不住天地。諸君可有什麼法子教我麼。范質等還未及答話。只聽見塔下有人喊道。我輩不知誰是主人。今大總須還我們天子要緊。衆人回頭看時。却是列校羅彥壤。挺着劍在外面亂叫。范質倉皇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忽然看見王溥跑到塔下。磕頭如搗蒜。呼起萬歲來。只得也跟着舞蹈。其餘各官。跪滿了一院子。左右喝聲免禮。衆人便請匡胤詣崇元殿。正式行禪讓禮。一面派人去招呼文武大小官員隨班行禮。未到午時。均已齊集。范質忽然想起禪位的詔書。還沒有替周主預備時候局促。撰寫起來。萬來不及。如何是好。衆人聽了。也都張皇起來。只見翰林承旨陶穀不慌不忙。從袖子里摸出一張黃紙來。遞給范質道。我這裏却僭擬了一道詔。和公過目。不知可能將就用得麼。范質接過。讀了一遍。雖非典麗。帝皇大體却還不錯。時已不早。便令陶穀當廷宣讀。早有宣徵使導引着匡胤走上丹墀。北面拜受。禮畢。又換上一班內監。將匡胤扶進暖閣。更換衾冕。出升御座。即皇帝位。另有幾個太監。扶下周王。

北面行禮。奉新皇帝命封爲鄭王。封符太后爲周太后。卽日搬到西宮居住。大赦天下。改元建隆。因前領歸德軍時在宋州。遂改有天下之號曰宋。是爲神德皇帝。廟號曰太祖。當下打發使者遍告郡國藩鎮。各各加官進爵不等。最奇的是這場驚天動地的事。本因爲北漢兵無故來犯鎮定二州而起。現在得了宋主登極的信息。得一仗未見。還自引兵回國去了。怪不得當時華山有個處士。名叫陳搏的。在周世宗的時候。也曾幾次聘請他。他都不肯出來。現在聽說太祖做了皇帝。陳搏歎天喜地的說道。天下從此可以太平了。聽了的起初還不大肯相信。後來漸漸看見宋主的政令行爲。纔曉得是真的了。當下大事既定。這天王彥昇自以爲有殺逐韓通的功勞。特來降見。太祖把當日情形略略問了一遍。韓通生時。太祖雖和他是勁敵。心中却深敬其爲人。至是見他闔門殉國。更加憐憫。王彥昇本爲一武夫。那裏曉得究竟。難得天子當朝垂問。他便指手畫脚的陳奏起來。說到得意處。還要加上許多裝點。只聽見龍案上宋主斷喝一聲道。誰叫你殺他來。殺人的償命。你可曉得麼。彥昇好像當頭打了一個霹靂。嚇得頓口無言。依着宋主便要照擅殺例治他的罪。幸虧左右都替他代求。說是建國之始。不宜先殺武臣。乞饒他一死。求了許久。這纔答應了。然而心裏總是恨恨的。所以彥昇一世沒有得過重任。這是後話。當下先下令贈韓通爲中書令。派大臣監察。以禮安葬。爲人臣忠於所事者勸。然後纔論到部下將士。此次翊戴勤勞。所有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六個人。各各授領節鎮。其次凡領軍的都一一進爵。諸人謝恩已畢。紛紛到任去了。只有匡義與趙普兩個。一個是手足至親。一個是心腹至好。此番化家爲國。處處參贊機密。功勞又最大。匡義因避御諱。已經改名光義。授爲殿前都虞候。趙普授爲樞密直學士。仍以范質、王溥、魏仁浦三人同平章事。大封功臣已畢。便議到尊親之典。高祖以下俱追尊皇帝。各加名號。父弘殷早故。追尊宣祖昭武皇帝。母杜氏健在。尊爲太后。太后平日治家嚴謹有法。到了陳橋兵變這天。得着楚昭輔的報告。大喜道。我兒子素來懷抱大志。今日果然不爽。現既尊爲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奉進冊寶。羣臣都來叩賀。太后忽然雙眉緊鎖。長嘆起來。左右都問道。從來母以子貴。兒子

已經做到天子。可也算富貴極了。爲什麼反悶悶不樂呢。太后道。你們那裏曉得。聖人說的爲君難。做皇帝的。既已將這身體置在億兆人之上。若是做得好。固然是榮耀。倘若稍爲差了些。只怕求做平民百姓還不能呢。你叫我怎能不慮呢。宋主在旁侍奉。聽得清楚。連忙上前跪下道。爲兒的敬當受教。永不敢忘。然而太后年紀到底大了。在宮裏享受榮華。纔到一年。便生起病來。宋主帶着光義光美兩個兄弟。侍奉湯藥。輪流在旁。一步不離。然而雖有仙丹。只能醫病。不能醫命。延到六月裏。病勢越發垂危。命宮娥傳出話去。宣趙普進宮。同受遺命。頃刻趙普趕到。只見太后伏在枕上。問宋主道。你可知道怎樣得的天下麼。宋主道。兒有何能。全托賴着祖父和太后的餘慶罷了。太后道。不是這等說。正爲着柴氏立七歲的小兒做皇帝。所以你纔有今日。倘若他立個年紀大能做事的皇帝。你還何處等機會呢。所以我勸你將來百年之後。可以傳位光義。光義傳給光美。光美再傳給你的兒子德昭。這不是永遠有個長君社稷就保住了麼。宋主聽到這裏。一面答應。早流下淚來。太后回過頭去。向着趙普道。今日你同記吾言。卽你便是見證。永遠不許違背。趙普連忙跪在榻前。自己又起了重誓。這纔要過文房四寶來。把適纔太后所話一一寫在紙上。末後又加上臣普記三個字。用金匱藏好了。交給一個誠實可靠的宮人掌管。這一陣俄延。再看太后時。早嗚呼哀哉了。正是

婦人亂命緣無識。

僞士希榮最可嗤。

第三回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趙平章圍爐陳至計

却說杜太后既逝。太祖同光義光美擗踊哀號。盡孝盡禮。宋主雖在亮闇。因天下尚未大定。依然日理庶政。宋既代周。各處方鎮。自恃手握重兵。負固不服的甚多。昭義節度使李筠。首欲起兵爲亂。太祖乘他未發。先派人去加他中書令。使者到了潞州。李筠置酒款待。到了半酣的時候。忽然把周太祖畫像取了出來。掛在牆上。對着像嗚咽涕